

第9卷·散文·

徐訏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论中西的线条美	1
论中西的风景观	7
谈中西艺术	14
西洋的宗教情感与文化	17
中西的电车轨道与文化	25
印度的鼻叶与巴黎的小脚	37
民族间的距离	47
民族性中的耐劳与耐苦	55
外国人与狗	61
威尼斯之月	65
改良个体与改良环境	74
鲁文之秋	78
我在英国时的房东	84
漫话巴黎	91
回国途中	99
谈中西的人情	111
房间艺术	119

戏剧与技术	127
戏剧作为抗战的宣传	130
争取话剧的观众	134
从歌舞到歌舞剧	138
主角与配角	142
所谓国剧	145
演员隶属于戏剧的问题	148
戏剧对于观众的要求	151
木偶戏的提倡	154
戏剧美的根据	157
戏剧与情感移入	160
唤起观众的移情反应	163
移情反应的传导	165
有效的与有害的移情反应	167
戏剧与美的距离(上)	170
戏剧与美的距离(下)	173
台框与第四壁	177
在舞台上的错觉	180
错觉的建立与破坏	183
从戏剧公演说到救济儿童	186
剧本与导演	190
构图课题中的“目的”或“主题”	193
构图课题中之材料	196
结构上的统一	198
 谈 诗	 201
论 烟	209
“ ”“.....”论	214

谈科学	218
谈金钱	224
谈鬼神	228
谈服装	234
论人间苦	239
谈幽默	245
论文言文的好处	249
论睡眠	255
谈万金油	259
新年论	265
谈阴阳	268
和平与争斗	271
照相的美与真	274
忆旧与怀新	277
谈女人	281
谈美丽病	286
谈女子的衣领	290
谈女子婚姻与生育	293
谈种族上的优劣	301
中国与世界和平	308
《黄幻吾先生画集》序	320
BALLET 与中国舞剧的前途	324
蛇型舞(SEPENTINE DANCE)及其创造者 LOIE FULLER	332
上帝的弱点	338
史前短史	343
过去与未来	346
从上海归来	352

谈艺术与娱乐	405
谈友情	417
谈约会	424
谈情书	431
等 待	438
夜	444
交友的年龄	447
家	451
《山城之梦》序	455
奇怪的东西	457
我所知道的《西风》	460
谈 吃	463
书籍与我	468
谈懒惰	472
我的消遣	476
小说的浓度与密度	480
恶活与好死	483
论战的文章与骂人的文章	487
性 美	493
音乐的欣赏与艺术的享受	498

论中西的线条美

梅兰芳在美国是博得好誉的。但归纳各报章的评语,很少提到他的唱功与中国音乐,称赞的则是他的做工与动作,对于他的臂与手有一致的恭维。这是使许多东方人有点奇怪了,以为这是无理的捧场。

其实,中国音乐同西洋音乐相比,的确是落后的,这落后是程度的差次为多,而性质的差别为少。至于动作与举止,这在西洋的确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而且这新奇并不是好奇,而的确是一种美感。

中国人现在很受西洋的影响,在讲“曲线美”了。曲线美这个名词自然是从西洋来的,于是一谈到曲线美,大家都根据西洋。殊不知中国的,或者就是东方的艺术美中,对于线条的重视是远超过西洋的。

但是二者所重的线条是有不同的。我个人觉得西洋似乎重静,而中国则重动;西洋似乎重具体,而中国则重抽象。这在线条之中我以为我们的确也可感到有这两种的分别。

这分别就在于线条的单纯与复杂。单纯的曲线是静的,复杂的则就化静为动,单纯的为具体,而复杂的则为抽象。

近来,美学对于线形丑美不但有实验而且寻许许多多理论来解释,其中有一个“联想”的元素,我们这里应当来说一说。

所谓联想,就是由曲线形想到别种的事物。我们可以想到一条虹,一个桥门,半颗落日,女子的乳房,……都是固体的静的事物,由折线形我们可以想到水的波浪,一幅绸的波动,一条蛇的前进……都是动的事物。这动的事物是没有停止,所以其没有画到的地方,也象征着它就要到的,所以有抽象与具体的分别。

有这两个的分别,于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以线条而论,西洋很早的定论是:一切线条以曲线为最美。这话到现在还是对的,但是近代的实验美学有一种不同的证明。

据美学上的解释是有规律的线条则容易了解,所用的注意力较看无规律的线条为省。这因为看有规律的线条是照着预期进行的,而看无规律的则会时时给人失望。

由此我们知道单纯的、一个单位的曲线,虽总比单纯的一个单位的折线为美;可是许多单位组合的线条,有规律的折线常常会比无规律的曲线为美。但是,无规律的线条有时也会比有规律的为美。

这些解释是西洋近代实验美学收获的一部分。似乎还没有人这样运用在艺术上过。但是我觉得这些原则正是中国艺术家早就运用了。这并不是中国艺术家弄清楚这个原则与道理,而是他们传统上选中了“动”的线条的缘故。

中国向来不是重曲线而轻折线,也不是重有规律的线条而轻无规律的线条。但是中国画中的线条永远不是机械的,死板的。中国画老僧的衣褶常常是一串无规律的折线,画紫藤常常是零乱的曲线与折线,但是里面有神韵。所谓神韵,在老僧衣褶上就是他“静坐”的动态,在紫藤上就是它生长的动态。中国的生活与艺术,爱在最静的事物上表示神韵与动。这在中国字的艺术上最可以见到,艺术家常常把自己对于动的理解与活的生命放到无意义的字笔上去。

西洋传统上以静的观点,以线条的单位之美丑选择线条,所以

大家以为一切线条以曲线为美,而一切曲线又都在女子的肉体上,于是学画者必以学模特儿为根底。而将一切线条的末端都融在整个的图形之中,中国艺术则常常爱将线条的末端露在外面以收意到笔不到之功。这种作风后来在西洋印象派中也见到,这因为西洋印象派原来受到东方艺术的洗礼而开端的。

以建筑而论,西洋的建筑原是由森林内形蜕化出来,弧线多半向里。中国则弧线常常向外,许多线条让它伸在外面,屋脊墙脊,参次比栉,都翘得很高,栋梁交叉着向外伸着,似乎是模仿森林的外观而成。

森林的外观随风雨而动,因为动,所以有求于余味,余味可说是一种错觉,会产生“意到笔不到”的効力,这効力在上翘的屋脊墙脊上是使人觉到一种远超于实际的高度与复杂性的感觉。

这种线条的余味,从中国动的线条观中产生,原是必然的事情。我们在中西的服装上看看,就更觉得有趣了。

西洋人重曲线,曲线又以人体为标准。所以在服装上,衣服裹着身体,把屁股,乳峰突在外面,算尽曲线之能事。所以如果要把这些曲线弄得完整,那么一定要注重健康。在西洋跳舞艺术中,都是把健美的腿与腰以及臀部的曲线尽量来运用的,自然邓肯派的跳舞并不完全这样,但是她的艺术之独创就在她吸收了东方的姿态美与服装美。

中国人既然重余味,所以在服装上,把袖子与衣摆做得极其宽长,而且还加上许多西洋人所绝对莫名其妙的飘带,苏络,手帕,以及佩玉金铃之类。使其一举一动都成为得线条。这线条都是活的,所以常常变幻无穷,随风飘荡,随举动而波动,而且随情绪而变幻。

随风飘荡是自然的,随举动而波动也是自然的,但是随情绪而变幻似乎是需要我们寻点解释。

据近代心理学的研究,情绪思想之类都是行为,但是心理学内

所有行为不一定是动作,它可以是细微的生理变化,而且假使是动作的话,裹着博大的衣裳,不是还不如裸体容易见到么?

我的意思以为就因是生理细微变化,在肉体上不成其细条的动,因而反可以在服装表示出来的。譬如喘气,心跳,在肉体上看到的不过是胸口微微的跳动,可是在中国服装的飘带与苏络的波动上,则有如心理学实验室里测验呼吸的仪器一样的明显了。

我想这样的解释或者还不够明白,或者有点夸张,那么还是让我看看中国的旧剧——不一定是梅兰芳,最好还是昆曲,她们的喜怒哀乐,在衣摆衣袖以及飘带苏络上是有多少不测的线条?自然不免有夸张,但是艺术上的夸张正是根据某种特点而来的。

最富于余味的东西该是声音,一种展延声很长的声音,当它断的时候,常常还以为它还在响着,就是“意到笔不到”的效力。中国以前词曲中有许多这种余味的描写,实在是世界文学中所没有的。比方一个男子在田园间候一个情约,他可以先把“云想衣裳”,于是“风弄竹叶,只道金佩响”。疑神疑鬼地期待人到以前线条的缥缈的韵律。一个女子从内房出来,远远先听见玉珮儿的铿锵,那时情人的心境是如何?当她走进的时候,身子已经出门了,衣服尚在房中;衣服出去了,袖子还在;袖子出去了,苏络还留着。等真的都走干净了,空气之中自然还像留着什么,而玉珮儿正在铿锵,一步步的远去,一声声的淡下来,这够多么诗意。西洋人在诗上在音乐上懂用这声音的余味,可是在线条上不会用,把线条与声音合用更不会,把二者用于日常装饰上似乎更没有想到,中国古装剧的演出,现在还用音乐来象征玉珮儿铿锵的情态。还有现代乡下的女孩子们,手镯挂着小铃,大概也是这个遗迹。还有一样,中国人是最懂用手帕的国度,而且手帕上还用苏络,更可见其动的线条之丰富。袖子衣裳改短以后,手帕曾一度代替了这些动的曲线,但是与其死板的身体曲线不调和,所以风行不久,但现在在文明戏中还可以见到。

手镯在东西洋都用,可是在中国是宽的,可以动的,两个手镯在一起,常常会铮铮作响,西洋人则爱嵌在肉里。耳环也是一件可研究的东西,东方的耳环是垂在耳叶下面,西洋就喜欢用贴在耳叶上的耳星。自然西洋也有服装柔和的披挂,结婚时候用头纱,但是要两个孩子拉着。我不知道这个起源,不过以常识猜测,这或者起源于宗教的意义或者别的,绝不是为线条的风韵,因为它还是不任其自然皱折。现在西洋女子的礼服是将中世纪的硬架子取消而成,拖在脚后,似乎有点东方衣装伪风味,但是其作用完全不同,经常的姿态是让它像鸟尾般曲着,似乎是与地板多一点稳定的联衔,还不是自由的任其像波浪般弯曲,所以在跳舞的时候常常拉在手上。

以男子的服装来看,中国明前的博衣宽带,带上也有苏络,这也是同女子的服装有同样作用。中国是最爱用苏络与铃铛的国家,轿子的四角用苏络,屋檐的四角用铃铛;房灯的尾下也是苏络,马项下用铃铛;帐子的四角与帐钩用苏络,孩子们的帽子上嵌铃铛;武士们的武器上用苏络(如长矛上的毛羽,短刀上的红绸)。手帕四周不但有苏络而且带着铃铛。

这一切都是表示情绪的变化,象征气度与动作的波律,在动的情况中表示人与物的风韵。所以,对于线条的观念,中西洋是根本不同。西洋人爱在动的人物中,寻求静的线条美,所以奉曲线为主臬;中国人爱寻动的韵律,即使是在最静止的无生命的事物上。在顽石中,中国画里要画出它线条上动的韵律,在老僧静坐的姿态上,要画出他复杂的衣折所表示的动的韵律,在紫藤上表示它生长的活力,传说中仇十洲画过一张春宫,他只画一张垂帐的床,与床前的男女靴鞋,床边有一只猫注视着苏络的曲折与颠簸以及帐子的动律。现在似乎没有人见过这张画,但是在死静的事物用线条表示着生的意义,则是大家所能够了解的。因为要有动的韵律,所以各处要用动的线条与声音,这是博衣宽带,长袖修裙,苏络,金

珮,铃铛的意义,所以“云”可以“想衣裳”,“风弄竹叶”,可以想象情人夜来。这是光知道静的曲线美的人所不了解的。梅兰芳所以得被外人赞扬,就是这点中国线条美的保留。而这种线条美早被中国摩登欧化的女郎们所鄙弃,人们也只好去赞扬梅兰芳了。

论中西的风景观

语堂先生于二七年年夜写给我一张瑞士风景卡片，一搁两个月，到今天还没有写信给他，这原因很多，知我如语公，当能谅解的。但有半个不能原谅的原因，就是对于风景明信片不很看重。语堂先生自然因著作太忙，买一张风景卡片写几行字寄寄是比较简便省事，可是我有一个私见，终觉得风景明信片，是西洋女孩子爱用的玩意，或是西洋青年为追求女孩子而用的。大概用十张名胜风景片寄给同一个女孩子，无论她是多么庄重，下次你旅行时准可以带她同行，要是这个女孩是不庄重的话，接到一张她没有到过地方的风景卡片，她就愿意于下次你旅行时做你的行李。

中国也有很多的风景，可是风景卡片不风行，这原因第一是中国的旅行是件苦事，第二中国人的天堂常在自己的胸中。我们懂得假山的艺术，拿一些石岩堆一座山，安置一些板桥，茅亭，瓦房，种一些小柏青草，再把扶杖的或握卷的泥人放在桥上房内，随意就能把自己的灵魂移情在泥人躯壳当中，所以不大相信旅行。

风景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中国是出世的，在西洋则是入世的；中国人对于风景爱想到无常，是逃避现实；西洋人对于风景联想到淫乐，是享受现实。所以中国风景画中的人物终是老僧，布衣，风尘三侠，仙女隐士，西洋风景画中的人物多是青年情侣。而且前者人物很小，好像离世颇远似的，后者则很大，风景不过是人物的点

缀,因此互为因果;中国的风景山水间多寺院小庵,令人有另一世界之感,而西洋则多咖啡店饭馆与旅馆,还是诱人多作淫乐罢了。我爱中国寺院(固然我不喜欢它太富有),因为在这俗的人世间劳碌半生,偶尔到山水间宿一宵,钟声佛号,泉鸣树香之间,会使我们对于名利世事的争执发生可笑的念头,而彻悟到无常与永生,一切欲念因而完全消净,觉得心轻如燕,对于生不执迷,对于死不畏惧了。我相信,每个人如果肯一年一次,在那些深山古刹中生活一月,世界上大战小赌,流血吐血的事情一定可以减去十分之九,而人类生命的长寿一定可以增加十分之五的。一个人心灵需要在山水之间冥想,等于一个人肉体需要洗澡一样,灵魂上的积垢浓污是同身体差不多,需要常常净化,而其与健康的关系,则比肉体还要重要。许多富贵中人,以食物而论,牛奶,嫩鸡,鱼肝油,以及维他命 ABCDEFGHI ……等等,尽量滋养,太阳空气也调节很好,可是仍旧短命,这原因是他每年缺少一个月深山古刹中吃素静卧的生活。

蒋介石先生当革命势力到宁波时候,打倒迷信,非常厉害,城隍庙菩萨也因此被拖下神座。而此公后来对于雪窦寺独非常爱护,而且当他在回乡扫墓之时,常常在寺中睡一二夜,这就因为那里的空气,会给他胸襟上一种舒畅与健康上一点帮助的。人在空气中生活,但隔几天爱在浴缸浴池里浸一个钟头,同样的,人虽然是人间社会的动物,可是在社会以外,一种出世的大自然宗教的空气,也是人类所时时需要的。普通人都忽略这点,我是非常为他们可惜。

西洋的山水之间都被安置了饭馆旅社,是完全人世的事情,人们到那里去享乐,带一个姘头或者新婚妻痛快地玩一下,或者于人生有补益,但到底是享受而不是净化。

瑞士是世界公园,是以风景著名的地方,各国也不愿意在那里动干戈,让她永久中立,因而国联新宫也伟大地建立在那里,但是

世界并不能因此和平。世界的巨头或外交家抱一个妓女在雪山上汽炉如春的旅馆中吃一块香嫩的牛排,于他在柏林,罗马,伦敦,莫斯科,没有什么两样的。在黑暗的电影场中,热恋的情侣忙于拉手与接吻,电影场在他们不过是一个“台基”,演些什么他们会一点不知道,风景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一个静朗的心境,风景与人等于没有接触。所以假如我可以为世界和平替国联拣个会址,替外交折冲找个地方,替巨头晤面觅个“台基”,替劳资会议寻个厅堂,那么我要选雁荡山上的古刹,峨眉山顶的小寺,我决不选瑞士的旅馆与衙门气十足的国联新宫。巨头们,外交家,以及一切国际上的谈判代表们,在开会或交涉以前,大家先吃两月素,洗百次泉水澡,那么我相信,一次的会议可以实现彻底的军缩,而宽宏地让被压迫的民族都独立而自由了,所以世界的大同做起来也不难。

世上还有挂在墙上放在玻璃橱中专供鉴赏的碟子,也还有博物馆中许多有历史意义考古意义的眠床。而所谓山水风景,尤其是属于大自然,而不是工艺品。所以作为人类在繁缛的社会外一个较近于自然生活的地址,则是更还了其重大的本来意义。

与这大自然相关联的人类文化,我们从宗教起源与其目的看起来,觉得这实在是不可分离的事情。

我个人并没有宗教信仰,也相信宗教会有不存在的一日,但这要等有代宗教而起的一种事物的产生。我觉得宗教之所以存在,它的精华就在于使人注意到“死”,不管天主教,耶稣教,波罗门教,佛教或回教,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使人注意生的幻灭与死的降临。一个人一生出来就在人群里面,碌碌一生,始终脱离不开社会一步,但是归根结底,到肉体一硬,还是交给了自然,所以死的问题,就是人与大自然一个交点。但在一生之中,有几个人想到这个问题?有谁在时常提醒我们这个问题?这只有宗教的信徒。

我并不是叫人都去过出世的生活,人类的文明就在有一个这样日新月异的社会,但是入社会越深,离自然越远,把宇宙看成了

非常浅狭,忙忙碌碌,争名夺利,忘忽自己的母亲是多么伟大,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所以让人类在工作之暇,到大自然的怀里,让钟声佛号提醒他一点死的消息,这在我们大自然的儿孙是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在许多先哲与大诗人身上,觉得他们在大自然之中参悟到多少真理;一个伟人或帝皇,当他们与大自然接触的一瞬间,会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这渺小的感觉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疏忽的一个不变的真理。

最入世的大哲学家与政治家孔丘,当他在山水之间,也悟到时光的永生与生命的无常,禁不住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在他是炎热的人生中服了一帖清凉剂,书籍上没有留给我们先哲当时的心境,但是据我们设身处地的想象,且不要理睬以后许多道家硬拗的解释,他在一瞬间似乎已经踏入了释家的门槛,时光的过去与自己的老来,过去的忙碌与未来的渺茫,都在目前一川滚滚的河流之中浮起,这是使一个对于人生永不疲倦的人,想到了生与死,以及伟大的母亲大自然的胸怀,这是一个多么深邃的境地。一个人如果时时同大自然有这样一个接触,在他的生命之中就多有一份慰藉与满足,对于自身就会稍减狂妄之气,而于自己的本分也会有多一层理解,对于死也不至过分害怕,对于人世的名利也不会不厌足的贪求,而无谓出争执妒忌都会觉得是可怜的低能的行径了。

在近代的都市生活之中,有钱的人,物质的享受是不算低了,但是是一个小小的刺激,就可以叫他自杀。这实在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支持不住社会里的压力。忙忙碌碌的人生之中,整天打算着纷纭的世事,一旦遇到一个刺激,他颓然在安乐椅坐下,或者在床中躺下,觉得人世一切的虚伪无聊,不免想皈依自然。而死是将身体交还自然的最简捷的方法,于是一瓶来沙儿,一颗子弹了结了一生。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有多少残废,贫穷,饿肚,受寒,孤老无依的人在贪恋着生;而那些为一时名利与情爱的打击,立刻要将身

体交还给自然,这难道是件不勉强的事情?

在近代的自杀新闻之中,我见到有人坐着头等舱的轮船去跳海,我见到有人开着旅馆服毒,我还见到有人带侣尽量游玩,兴尽时双双自尽。独独没有一个人在山庵古寺之中,安安详详自杀。这因为旅馆轮船是社会的,而庵寺则是大自然的。一个人在大自然之中,如果体验一下他与大自然的关系以及宇宙机构的美妙,他立刻会感到纷纭人事的渺小,而天大的波难与恋执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只要跳海的人在跳海以前能在甲板上望望天际的月色以及那海的浩大与星点的灿烂,他会参悟到生死的平淡。

自杀的人在平常看来,终以为他是看轻生,实际上他一定是最看重生的;表面上似乎他是就死,实际上他是把死看作了不得的事情的。正如不愿出门与交际的人,逼他到陌生的环境里去,在他是舍命一般的痛苦。他是把生与死的门槛看作了一个高大的山障了。如果一个人常常接触大自然,体验到死的问题,他会把生死的界限看成没有,正如交际的老手与旅行家,到处都可以为家,他对于生不执迷,对于死也不害怕,他顺着大自然生物轨道,安详地愉快地跨他自己脚步,他不想脱离轨道求永生,也不想脱离轨道求早死;求永生与早死表面上虽不同,实际都是同样把生与死看成了了不得的事情。中国帝皇求永生的在历史上有可惊的数目,求早死的也有不少的例子,这因为在他实在太少机会一个人在大自然环境参悟到生死的真理。西洋的宫殿都有一教堂,帝皇在教堂里,神像的面前,主教的嘴头,还可以有一点机会接触这个自然的消息。但这是勉强权宜的方法,是因宗教被弄到人世的变态的情形而造成的。

把教堂放在城市里,除了为人民于星期日便于做礼拜望弥撒以外,我寻不出别的理由,但为这个便利的原因,让在世上忙碌的人,每星期有一次接近无常与永生的观念,比没有自然是好。可是因而把大自然交给了旅馆与饭店,则是太可惜的事情。